

A woma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dress, likely a scene from the 1987 TV serie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She has a serious expression and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side. Her hair is styled in a traditional bun with red ribbons. In the background, a man in a white robe is visible, slightly out of focus.

『黛玉』

出家记

◎ 刘瑜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



◎ 刘瑜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

编 审: 刘 明

责任编辑: 王 杰

封面设计: 任 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黛玉”出家记/刘瑜编著. —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80709-137-0

I. 黛… II. 刘… III. 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9840 号

“黛玉”出家记

刘 瑜 编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

(518009 深圳市深南大道 6008 号)

深圳彩帝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mm × 1194mm 1/16

字数: 100 千字 印张: 8

ISBN 978-7-80709-137-0 定价: 16.00 元

深报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深报版图书凡是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无 题	1
1、尘世再无林黛玉	3
2、香草梦里看红楼	8
3、男友激将自荐出	14
4、瞻前顾后难选美	20
5、红楼十二钗落定	27
6、宝黛初会生龃龉	31
7、太平湖上初试水	35
8、葬花人访葬花人	39
9、庄生晓梦迷蝴蝶	43
10、只道寻常少女心	48
11、小巷青春烙镜头	52
12、商海跳下林妹妹	56
13、身价过亿广告人	61
14、学佛七年向上事	65

15、人生岂止如初见	72
16、多年角色真自我	76
17、妇唱夫随为出家	81
18、十五年情化慈悲	86
19、槛外人变槛内人	90
20、正常事件俗世情	95
21、跳出红尘进大嘴	100
22、云却无心以出岫	103
23、人生如戏演妙真	106
24、不是出家是回家	109
附录一	
妙真法师（俗名陈晓旭）出家声明	112
附录二	
郝彤出家声明	114
后 记	116
编 后 语	117

无 题

我梦见我去了
乘着一缕灰色的云
飞过那片阴暗低吼着的海
在那荒凉的，悄无声息的彼岸停下
这里是忘川
没有金色的海滩
没有海鸟的哀鸣
没有阳光没有月亮没有星星
没有绿色的椰子林
没有潮水拍打礁石的声音
没有风掠过海面留下的踪影
没有呼吸没有眼泪没有歌唱
没有恋人温柔的目光
我在思维里哭了
忘川 这死的世界里没有声音
没有泪水没有心的痛疼
只有记忆的精灵在长夜里游动
冥冥之中我忆起了人间
清晨的露珠傍晚的倚云
正午的骄阳和雨打在窗棂上的声响
接着，又忆起了爱情



月下的誓盟眼睛的默许
离别的泪珠和浸满相思的红豆
然后，我又忆起了车站
缓缓启动的车轮强作的欢颜
颤抖的再见和玻璃窗上渐渐消失的苍白的脸
红围巾依依飘落在黑色的铁轨上
汽笛声竭烟雾散尽
车轮碾过之后
你只拾到几块红色的碎片
这是一个可怕的漫长的梦
天亮了我还没有醒
在梦中我决定醒来后去南方旅行
南方有竹林有瀑布有开不完的桂花
还有缠绵哀婉的洞箫声
在那幽静的峡谷有明亮的星星
像一双真诚的眼睛在天边闪动

——陈晓旭

（注：在1994年的一本画报上发现了陈晓旭这首不知作于何年的《无题》诗。“我梦见我去了”，在梦中的忘川，她忆起人间、爱情、离别、南方的旅行，有竹林、瀑布、洞箫、峡谷上明亮的星星。仿若谶言，以此作为本书的开篇，给爱她和她爱的芸芸众生。）



1、尘世再无林黛玉

《红楼梦》第三回，林黛玉正式出场，北上进贾府，由扬州走大运河“登舟而去”。

1984年国庆前夕，在黄山脚下太平湖上一只临时改装的老式木船舱里，窗敞帘低，陈晓旭倚窗而坐，开拍黛玉乘船北上的一场戏。这是她饰演黛玉出场的第一个镜头，也是当年《红楼梦》剧组正式开拍的第一个镜头。

红楼一梦是三秋，1987年春节，36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在中央电视台首播，自此成为历史上最风行的电视剧，20年间重播700多次。“娇花照水，弱柳扶风”的林黛玉化身陈晓旭走进了世俗人心，走出了今生今世。如果要给黛玉一个具像的话，她只能是陈晓旭；如果要给陈晓旭一个身份的话，没有人会否认，她就是现世的林黛玉。



20年后的今日，现世林妹妹又一次北上，却是到长春佛寺里剃度出家，梵声呗音，变作槛内人妙真法师。在青丝坠地的那一刹，不知她可否会想起初戏的一幕：天正放亮，太平湖上云高水阔，一身素缟的自己犹自紧张地瑟瑟发抖。那一年，她20岁。如今湖上“黛玉号”游艇依旧笑看春风，空留题匾“潇湘涵碧”。正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沧海”却已是“桑田”，尘世再无陈晓旭。20年弹指人生两度极致，她是家喻户晓的“林黛玉”，她也是经济风云人物、商界女杰，拥有一家年营业额近2亿的4A广告公司，她穿越名车豪宅、锦衣玉食、美满婚姻、过亿身家、荣华富贵、显赫身名，就像春天日暮打阡陌繁花之下而过的少年，神态清明，拂去身上最后一片落英。她说，“一个假名的我，就像一滴水珠那样，渐渐地澄清。”

2007年2月23日，正月初六，长春百国兴隆寺。见证陈晓旭剃度的除了她的夫君，还有《红楼梦》剧组当年的编剧、摄影师、妙玉的扮演者。“妙玉”说，“我们的晓旭已在这个世界消失了，她获得了新生，就是我们的妙真法师。”23年前结缘“红楼梦”，又从“黛玉”到“妙玉”，她与妙玉到底有缘，追根溯源，源起何处？

九天之后，正月十五元宵节，一场56年来罕见暴风雪席卷东北。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寺内寺外，落雪无痕，好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3月8日，其夫郝彤在深圳精舍剃度出家，法号“开诚”，一南一北，遥相呼应，这一对成功广告人抛下过亿身家皈依佛门，世人有评“旷世奇缘”。之前，郝彤答记者：15年深情转化为对对方的一种慈悲，就像对待其他世人。从伉丽情深到同学道友，他们，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常人看出家，总道是弃绝尘世，遁入空门，何谓“空”？你我凡俗之辈免不了掀起如潮揣测，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各种评说、分析、考据、捕风捉影——出笼，一说入戏太深走不出红楼宿



命，一说消极厌世以至企图自杀，一说身患绝症故向佛由心转境，甚或还有人说出了炒作、逃税之类。其佛友明月居士斥之为“没文化”，他建议欲探究究竟需花时间了解佛教，了解佛教自然了解出家，从事业、情感、疾病、逃避等角度探寻黛玉出家的动机，如煮沙成饭，是注定没有答案的。

我们的世界归根到底是物质的，红尘滚滚毕竟是大多数人无法远离的现世今生。原本作为开年头等娱乐新闻的“黛玉出家”搅动了尘世的蝇营狗苟、形形色役、熙熙攘攘，渐渐演化为一个文化事件、一种社会现象，启动了植根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信仰与价值的按钮，

“信仰迷失”、“佛学价值”、“从品牌角度



陈晓旭在电视连续剧
《红楼梦》中扮演的
林黛玉。（照片提供
CFP）

陈晓旭剃度出家的长春百国兴隆寺（照片提供 CFP）



解读”、“成功人士的标本意义”、“现代人的精神救赎”等等话题应声而来，余波未平，涛声在耳。

陈晓旭夫妇所修净土宗大师弘一法师1918年出家时，世人皆不解，他的妻子问他，你对我还有爱吗？答：我对你只有慈悲。法师的学生丰子恺25年后在一次演讲中说道，“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这里头。这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



了。”以此观照，陈晓旭夫妇爬上了第三层楼吗？你我尘世碌碌之辈又各自委身于第几层楼呢？

记得有一个女人曾在自己的文字王国里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本书试图还原的是一个走过红尘、事业、成功、财富的陈晓旭。对于她的选择，她的声明说得明明白白，出家乃是“积极的人生选择”，是“专精一门深入的求学大道”。仔细想来，如今的佛寺早已不仅止于青灯黄卷，晨钟暮鼓，君不见庙堂法师们亦纷纷开辟了自己的博客，以文加图，还有谐趣的漫画，在形式上与尘世之人无异，佛门弘法也凭高科技插上翅膀造福有缘人。去年重走唐僧西行路的明贤法师就是在博客上让世人点滴领略了一番西行之路。

对于因她而起的红尘喧嚣，妙真法师完全可以拈花一笑，以三字作答——“我愿意”。



2、香草梦里看红楼

“我愿意”，妙真法师轻吐三字，绝尘而去，任凭身后滚滚红尘。

此幕纯属想象。对于步入“我世纪”的新一代来说，“我愿意”就是行为的理由，这种轻描淡写、不以为然、飘飘乎乎的口吻不属于今日妙真昔日的陈晓旭。

陈晓旭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至于具体生辰，却有不同的说法。从各大媒体、网站梳理的陈晓旭资料来看，她生于1965年10月，今年42岁。也有人根据陈晓旭的出家声明里所言“不惑之年终于走出了我人生最重要、最正确的道路”来判断，认为陈生于1967年，也有些往年的报道可以佐证，比如说她不到30岁拥有自己的公司（指1996年创建北京世邦广告公司任董事长）。若采信这种论断，那便与陈晓旭的履历严重不符，岂不成了12岁进话剧团，16岁结缘红楼剧组？至于出家声明里的“不惑之年”其实可以算作一种虚指，在“四十不惑”稍过，离“五十知天命”还远





时的一种笼统表述。这也不是假话，不过是受限于文字而已。可是本人却愿意相信她出生在1964年10月29日。

在网上搜索到一张填着“陈晓旭”姓名的登记表，这张表格纸质偏暗黄，字迹像是多年前通行的钢版刻印。抬头一行写着“影视编、导、演情况登记表”，“记登”的笔误用水笔划了个符号更正为“登记”。表格除了姓名、籍贯、性别、出生年月及民族外，还有四大栏，在“何年何月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影视编导演事业”一栏里填着：鞍山市话剧团演员，通过自荐1984年4月参加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拍摄；“从事影视编导演以来的简历（包括哪年哪月拍过哪部影视片，担任什么角色，编或导过哪些本子）”一栏填着：1984年4月—1986年年末，参加拍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摄制），在剧中饰演林黛玉。以下还有从事影视以来得过哪些奖、报刊杂志上有哪些宣传报道等两栏空白，没填。右上角有张一寸见方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姑娘容貌秀丽，右手托腮，一根美丽的麻花长辫置于胸前，正是陈晓旭！



籍贯：辽宁鞍山；出生年月：1964年10月29日。表格内字迹豪放，颇见个性。大体可以断定这是陈晓旭曾经填写的一份工作情况表。当然也不排除有人伪造逗乐或是当年他人代填表格把年份弄错的可能。此外可以辅证她生于1964年的是相关的报道。媒体上都写她1979年进入鞍山话剧团，也众口一词说她15岁中学毕业进入话剧团。两者一对照，可不就是她的出生年份。

闲扯一通，实则年龄无足轻重，并不说明什么，读者尽可在上述三种情况里随心而定。

陈晓旭名字的来历有个说法。1990年，她在接受《大众电影》的采访时讲过一个“小秘密”：在降生之前妈妈做过一个梦，梦见一陌生老叟对她说，若生女儿定取名叫芭芬(chi fen)，妈妈不认识这个字，只记得有个也字。醒来后不解其意的妈妈查阅辞源字典，方知这“芭”字原来是指南方的一种香草。2001年她在北大“红楼文化节”座谈时仍提到这个故事，当时引来一片笑声。香草的说法与林黛玉的前生暗合，谁都知道林妹妹原为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草投胎。也不知道陈妈妈是什么时候告诉陈晓旭香草之梦的，是在她看《红楼梦》之前还是之后？不过无论前后，那时的她绝想不到女儿会有被林黛玉取代的一天。后来之所以取名“晓旭”是因为她生在凌晨4点，懂事后她查过类似玄学方面的书，“晓旭”的笔画蕴意是“万朵红云连旧府，一轮明月照前川”。

陈晓旭的父亲陈强，与著名京剧艺术家刘长瑜同班同学，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因照顾夫妻关系分配到鞍山市。文革开始前担任鞍山戏剧学校校长，于是成了鞍山文艺界“反动艺术权威”。在陈晓旭幼小的心灵里也懂得“反动”的后果，在学校，她总是小心翼翼，与其他孩子保持距离，对老师也敬而远之。然而，她在学校却有相当的份量，因为她会跳“样板戏”，在《白毛女》中她扮演喜儿，跳独角芭蕾舞；在《智取威虎山》中她扮演小常宝；在《沙家浜》“智斗”一场戏中，她分饰三角，一个半大的孩子一会儿阿庆





嫂，一会儿刁德一，一会儿胡传魁，把观众逗得哈哈大笑。可是课余、在舞台下，她却是个孤独的弱者，小女孩都孤立她，小男孩则时常寻衅。她常常带着书躲得远远地一看就是大半天，忘了吃饭、忘了上课、忘了烦恼。

在童年的记忆里，陈妈妈无疑是一位细腻温情、宠爱孩子而又不乏智慧的慈母。父亲从事京剧表演艺术，后来还担任过鞍山京剧团副团长，专注于编剧和导演工作。父亲自然希望能够女承父业，教她刀马旦。可女儿不喜欢京剧，却醉心于芭蕾。母亲为她请来了芭蕾舞老师，10岁那年，她拥有了一双红舞鞋，开始学习芭蕾，之后在全校乃至全市的舞台上演出各种舞剧。学校到家里有一条很长的马路，在许多寂静的早上，她是一路跳着舞步去上学的。那时她梦想跳进省里最出色的芭蕾学校。

谁能想到当年这个满脑子芭蕾舞梦的小女孩十多年后名字居然写进了学校的名人录。在鞍山市胜利小学里，她的隔着久远年级的小师弟师妹们还会骄傲与自豪地忆起在同一空间感受时间流转的



童年，同样的教室、同样的操场、窗外同样的绿树蝉鸣，却走出了“林黛玉”。

在她的记忆中，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大多数人都选择尽量和别人保持相同的发式和着装。但是，她一直想与众不同，她喜欢漂亮的东西，即使同样的辫子，也要辫得别出心裁。当时，学生要经常到工厂、农场体验劳动。由于母亲的宠爱，她常常可以使点小诡计得以逃避劳动去学心爱的舞蹈，以至学校的人都认为她娇气。因此，在她通过了所有的芭蕾考核后，一纸政审鉴定却击碎了她的芭蕾梦。她落选了，因为她的评语上写着：“这是资本主义的苗子”。

12岁时，她放弃了舞蹈，然而，心中丰富的意象仍然汹涌澎湃。这可能要归结于父母对她的早期教育——三岁就开始读古诗，那些诗词歌赋的滋养令她常常陷入无边无际的遐想。

“连锦的群山，林立的烟囱，充满了喧哗与骚动的城市。年复一年像所有平凡的女孩子一样，我在这片沸腾的土地上不知不觉地长大了，我很寂寞，时常带着喜欢看的书躲在别人找不到的地方看上大半天，忘了吃饭，忘了上学的时间。我的童年里没有伙伴，我最大的幸福是在那些寂静的夜晚，望看满天星斗编织自己的童话……”

记得那次，公园举办贝雕展览，她跟随妈妈单位的叔叔阿姨们去看展览。其中有副大型的“林黛玉葬花”吸引了她，久久驻足，舍不得离去。一位叔叔指着贝雕认真地对她说：“晓旭，你就是小林黛玉。”其实自小就有人唤她林黛玉，谁让她瘦瘦的，总是一副弱不禁风的忧郁模样，她也没在意，现在看着眼前的“黛玉”贝雕，她才知道原来人们口中的黛玉是这么的美，也唯有她才会去“葬花”。可是叔叔居然郑重其事地告诉她，她就是小黛玉。或许说者无心，可她却被打动了。那时的她开始在日记中写诗，尽管只有十几岁，却满纸悲天悯人的惆怅。母亲见她当时的情况，给她办

